

# 审证求机 复法合方<sup>※</sup>

——国医大师周仲瑛教授的变与不变

● 朱 杰<sup>\*</sup>

**摘 要** 国医大师周仲瑛教授是高山仰止的上工大家,他以“复法合方”为代表的“变法”极富创见。基于对中医药传承创新“路在何方”的忧虑,周老着手以病机为核心构建辨证论治新体系。辨证不是一成不变的公式,不是僵化的分型,而应是基于审证求机思想指导下的辨证论治。实录医案数则,略加拙按赏析。周老的求“变”,贯穿在他孜孜以求的对中医学的解构与重建的永恒探索之中,而“不变”的是承前启后、春满杏林的精诚之志和学者本色。

**关键词** 周仲瑛 复法合方 病案

国医大师周仲瑛是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中医诊法”代表性传承人,是中医同道共同的导师和财富,“周仲瑛名医工作室”的同仁做了很多卓有成效的传承、推广工作。笔者有幸“登堂入室”参班学习,谨就在工作室学习一日之所见、所思,整理成文,愿与同道分享。虽一鳞半爪,零乱散杂,毕竟自己与大师零距离接触的机会难得,因而有敝帚自珍之感。肤浅与孤陋之处,尚祈方家指正。

## 1 高山仰止的上工大家

上世纪 80 年代初,笔者在南京中医药大学读书时,周仲瑛教授教我们中医内科学肺系部分。周教授平易、和蔼,说理透彻,条分

缕析,语速虽慢,但语调平稳、流畅,常常借助图表,笔记十分好记。他不仅是一位医者、学者、智者,还是一位慈祥宽厚的长者。有一次在课堂上,一位同学伏在课桌上打起瞌睡,周老从座次表中找到他的名字,点名回答问题,引得全班同学侧目。该同学虽被同桌叫醒,却悠然置身于事外,岿然端坐作呆若木鸡状。周老时任一校之长,我心里怦怦然:如此顽劣,定在劫难逃了。孰料,周老仍然不动声色:“哦,请假没来,我们继续讲课。”30 年过去了,这一幕至今仍历历在目,仿佛发生在昨天。

周老是名闻海内外的国医大师,活人无算,著作等身,桃李满园。他的成就,令人景仰不已。

2012 年秋,我接到“周仲瑛名医工作室”的邀请,参加“国医大师周仲瑛辨治疑难病证经验传承研讨班”,再次亲聆周老传道授业,并亲见周老诊病课徒。“周仲瑛名医工作室”坐落在汉中门老校区李时珍塑像前,面积不大,低调而不张扬,简朴而显实用,诊室、资料室、计算机室、示教室功能俱全。周老诊病时用的专用软件界面,分为临床表现、理化检查、舌象、脉象、病机归纳、治则治法、处方用药、用法用量、备注等。学生数人与病人及家属分列周老两侧,周老望闻问切、口述理法方药,学生输入系统、打印病历和处方。有时周老会主动讲解病机、方义。学生会当即质疑方药运用,但从亲自诊脉或作必要的体验,或许是为了尽量不干扰周老、烦扰病人,有些遗憾。周老 8 时整开始接诊病人,直到 12 点半才结束,期间不喝水,只有一次 5 分钟短暂的休息。一个耄耋之年的老人,能如此不知疲倦地高强

**※基金项目**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第三批全国优秀中医临床人才研修项目[No:国中医药发(2012)19 号]

**\* 作者简介** 朱杰,男,主任医师,南京中医药大学兼职教授。第三批全国优秀中医临床人才研修项目培养对象,江苏省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兴化市杰出人才奖获得者。研究方向:中医临床、中医药文化。

**• 作者单位** 江苏省兴化市中医院(225700)

度工作,令人感动。“工作室”的诸高徒有否关心周老本人的身体呢?我在胡乱地担忧,连周老偶尔的一声呃逆都让我不安,悄悄私下里为周老望面色、闻声音、辨体质,祈祷周老健康长寿。周老鹤发童颜,满面春风,语音浑厚,精神矍铄,体态丰腴,步履稳健。周老诊病,有一种强大的气场,我屏声敛息、一丝不苟地记录下10月19日上午周老诊治的28个病人的全过程。反复揣摩其智慧之学、灵验之术,获益匪浅,感悟良多。岁月流逝,1928年出生的周老,早已不再担任校长、系主任的职位,但医教研忙碌不息的周老,赢得了全社会更多的尊敬和爱戴。

## 2 周老的“复法合方”与齐白石的“衰年变法”

做学问,特别是搞艺术,往往有“大器晚成”、“晚乃善”的情形。周老曾说:“中医是门艺术。”“艺术需要灵感,讲究境界,强调个性特点的彰扬与发挥,这些好象与中医很相似。”《周易·系辞下》云:“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人民艺术家”齐白石有感于“画道之衰已达极点”(陈师曾语),晚年以“从此决定大变,不欲人知,即饿死京华,公等勿怜”的决心进行变法,艺术风格产生了一次质的飞跃,破茧重生,再建华宇,开宗立派,影响深远。可以说没有“衰年变法”,就没有齐白石。但变法是需超出常人的勇气的。周老已经名满天下,他同样没有守成,不懈追求,不断突破,法外求法,提出了许多新的观点,如“审证求机论”、“病理因素——第二病因说”、“病机十三条”、“瘀热论”、“毒邪论”、“复合病

机”等,并组建中医急难症研究室,创建中医内科急症学科,在当今中医界注进了源头活水。

“复法合方”是周老变法的显著标志之一。就一日之所见,周老全新的处方用药风格令人惊叹、咋舌。粗略统计当日所开28张汤剂处方,最少16味,最多达40味,平均约27味。有很多冷僻药,如:羊乳,红豆杉,老鹳草,冬凌草,鬼馒头,穿山龙,石楠藤,酢浆草,拔莫,狗舌草,藤梨根,枸橘李……有的甚至闻所未闻,可见其博大精深。

周老自幼随父周筱斋(1899-1989)学医,在《中国现代名中医医案精粹》第1集中收录的周筱斋医案<sup>[1]</sup>计14则,处方用药多在10~12味之间,足见其用药轻灵,如同他的琴声(周筱斋先生兼擅古琴,中华书局2011版严晓星所著《梅庵琴人传》中有传)“精纯不杂,平淡中寓有至理”。而第3集收录的1987~1991年间的周仲瑛医案<sup>[2]</sup>,有臃胀、眩晕、脂肪瘤、哮喘、肝炎胁痛、心悸、头痛、咽喉溃疡等11则,初诊处方药味数,最少10味,最多15味,平均约13味。既然编者声称这些医案都是“名老中医自己亲自选定,真实可靠,临床中看病最拿手的”,那么可以认为,周老原也是崇尚轻灵的。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周老会在年逾花甲之后,医风为之一变,走上“复法合方”之路了呢?

## 3 以病机为核心构建辨证论治新体系

就诊患者疾病谱的变化自然是首要原因之一。是日,28个病人中癌症就占了14个,其他也大多为辗转求医、久治无效的疑难

病症,如:鱼鳞病、艾迪森氏病、结缔组织病等。病机证素复合多变,治则自然要灵活变通。周老在2011年10月在宁举办的学习班中演讲《“审证求机”是活化辨证论治的锁钥》,开门见山、一语道破了更深层次的原委:“我在六十余年医、教、研生涯中,逐步理解认识到最具中医特色的辨证论治——理法方药诊疗体系,原本是机圆法活的一种思辨技能,但而今却难以与辨证标准化、规范化、量化等等要求合拍,虽然当前已经制定有多种病证的诊疗标准、指导原则、指南、路径,却不能求得共识,在临床执行实施,值得令人反思、共商。”正是基于这样的困惑,对中医传承创新路在何方的忧虑,周老“萌生了以病机为核心构建辨证论治新体系的设想”。辨证不是一成不变的公式,“中医的辨证论治绝非僵化的辨证分型论治,而应是基于审证求机、随证治之思想指导下的辨证论治”。早在1979年,周老就发表了《常用脏腑病机词汇类证鉴别》系列文章连载于《江苏医药(中医分册)》<sup>[3]</sup>,产生了巨大学术影响。疾病的病机由病理因素所决定。对于病机复杂、病性多样的证候群,可通过多种病机证素的组合,做出证候诊断。复合立法、重剂合方正是针对疾病的多重复杂病机,组合运用数种治法,处方药味数目往往超过常规。

试录是日所见周老开出的药味最多的一张处方。治患者徐某,女,48岁,乳腺癌术后,慢性咽炎难愈,常咳,无痰,咽痒,咽后壁淋巴滤泡增生:功劳叶10g,地骨皮10g,二至各10g,生地榆15g,淮山药15g,生楂肉15g,炙鳖甲15g,南北沙参各15g,天麦

冬各 12g, 山茨菇 15g, 猫爪草 20g, 制南星 12g, 泽漆 20g, 肿节风 20g, 仙鹤草 15g, 鸡血藤 15g, 蛇舌草 20g, 半枝莲 20g, 炙僵蚕 10g, 白毛夏枯草 15g, 太子参 10g, 焦白术 10g, 生苡仁 10g, 茯苓 10g, 炙甘草 3g, 炒六曲 10g, 白残花 5g, 老鹳草 15g, 冬凌草 20g, 八月扎 12g, 玄参 10g, 莪术 6g, 挂金灯 5g, 白夕利 10g, 土牛膝 12g, 桔梗 6g, 诃子肉 10g。总计 40 味药, 总量达 500g。药味不可谓不多, 但多而不杂, 是有机组合, 而非简单堆砌, 注重小方复合, 一药多用。医者如同号令千军万马、指挥多兵团联合、立体作战的将帅, 养阴利咽、健脾益肾、疏肝散结、顺气和胃、活血化瘀、扶正解毒、化痰软坚、搜风走窜数法并举, 功补兼施、动静相参、表里相合、升降相宜、阴阳互求、气血互调、整体调理与靶向治疗兼顾, 无狂轰滥炸、孟浪杂投之弊, 秩序井然, 有条不紊。这样的处方非大功力、大智慧、博古通今者不为。这样的处方就如同一张小型的膏方, 需要更多的知识面、更丰富的临证用药经验, 和更加缜密、更加活泼的临床思维。

需要补充说明的是, 周老在临床中也不全都是应用大方。最典型的例子是, 2008 年汶川大地震灾后, 周老向灾区人民捐献的两张地震灾后防疫方“防疫清肺汤”和“防疫化浊汤”<sup>[4]</sup>, 都只有 9~10 味药, 非常凝炼。说明周老并不偏激, 而是要因人而异、因病制宜、辨机论治。

## 4 医案实录

**4.1 脑萎缩、脑动脉硬化案** 吴某, 女, 76 岁。近年来自觉健忘严重, 睡眠差, 纳呆, 遇事紧张, 急

躁, 大便正常, 腰痛, 骨质疏松, 舌质暗红, 苔黄薄腻, 脉细滑。髓海不足, 水亏木旺, 当补肾疏肝, 养血安神。处方: 醋柴胡 5g, 炒白芍 10g, 制香附 10g, 白蒺藜 10g, 夏枯草 10g, 丹参 12g, 制首乌 10g, 川百合 12g, 知母 10g, 炙草 3g, 杞子 10g, 煅龙牡各 20g (先煎), 菊花 10g, 决明子 12g, 柏子仁 10g, 桑寄生 15g, 川断 15g。嘱宜多食百合、白木耳、莲子。

**按** 脑动脉硬化症是指脑动脉内膜粥样硬化以致脑实质慢性供血不足而引起的大脑功能减退病症, 属于“眩晕”、“头痛”、“不寐”、“耳鸣、耳聋”等病范畴。脑为髓之海, 肾生髓充脑, 肾精充足, 则脑髓充盈, 反之则脑髓不足, 且水亏木旺, 内风挟痰浊、血瘀上扰。本虚标实, 当疏肝养血, 滋水涵木, 兼祛痰、火、风、瘀。特别是制首乌补而不滞, 温而不燥; 桑寄生不寒不热, 平补肝肾。周老的团队曾以此为主创制“通窍益脉汤”, 证实能有效地控制、改善脑动脉粥样硬化。<sup>[5]</sup>

**4.2 内伤发热、劳风发热、发热待查案** 王某, 男, 42 岁。内伤发热 4 年不愈, 身热起于中午, 近来测体温又高, 38.4℃, 热前形寒肢清, 入夜热退, 无汗, 周身酸痛, 皮肤干燥有灼热感, 咳嗽痰少, 咽喉不舒, 腰痛, 口干, 二便尚调, 舌苔黄腻, 质红偏暗, 脉小滑数。风湿痹阻, 湿热内蕴, 枢机不和, 气阴两伤。处方: 柴胡 10g, 前胡 3g, 功劳叶 10g, 青蒿 15g, 藿香 10g, 炒黄芩 10g, 石楠藤 15g, 冬僵蚕 10g, 蝉衣 5g, 片姜黄 10g, 北沙参 10g, 肿节风 15g, 秦艽 10g, 桂枝 10g, 炒白芍 10g, 穿山龙 30g, 老鹳草 15g, 夜交藤 20g, 乌梅肉 6g, 胡黄连 3g, 苍耳草 15g。

**按** 病势迁延, 病机复杂, 针对多因素、多证候、多症状的特点, 用柴前梅连散、蒿芩清胆汤、升降散及小柴胡汤、桂枝汤等复法立方, 共为和解枢机、清化湿热、升清降浊、辟秽宣络之剂。古人谓“伤风不醒成劳”。柴前梅连散主治风劳骨蒸, 其中, 柴胡解不表不里之风; 胡连清入肌附骨之热; 前胡主脾肺表里之邪; 乌梅主敛, 亦取酸能入骨之意。升降散 (去大黄), 表里双解, 清泄三焦。功劳叶擅清虚热, 补益肝肾, 加强青蒿清芬透络之力, 及肿节风、秦艽、穿山龙、老鹳草、夜交藤等祛风化湿、活血舒筋、清热解毒之功。周老尝言, 昔有东汉末年以寒邪为主的疫病、明清以火热为主的温病, 由于气候、自然环境及饮食、生活方式的变化, 预测今后将会有湿热、三焦的问题, 值得引起重视。

## 4.3 痹证 (类风湿性关节炎) 案

陈某, 女, 49 岁。3 年前两膝关节疼痛, 腿肿, 查类风湿指标阳性, 用药经年, 症状有所减轻, 复查相关指标仍属阳性, 治程中曾患过敏性皮疹, 多个关节疼痛, 现左膝右踝两腕酸痛不适。怕风, 易汗, 有燥热感, 大便不实。舌质暗红, 苔黄薄腻。风湿久痹, 气虚卫弱, 肝肾不足。处方: 炙桂枝 10g, 赤白芍各 10g, 功劳叶 10g, 生黄芪 20g, 焦白术 10g, 防风 9g, 石楠藤 20g, 穿山龙 30g, 苍耳草 20g, 青风藤 15g, 鸡血藤 15g, 炙甘草 3g, 老鹳草 15g, 鹿衔草 15g, 大熟地 10g, 仙灵脾 10g, 炙僵蚕 10g。

**按** “风湿相搏, 一身尽疼痛” (金匮要略·痉湿喝病脉证第二), 风湿是痹证的主要病因。又每与寒或热相合而异性。久痹寒

伤阳气,热耗阴血,气血虚痹,血脉涩滞,方选黄芪桂枝五物汤、玉屏风散为主,调养荣卫,益气固表,养血祛风,和血通痹。肾藏精主骨,肝藏血主筋,女子以肝为先天,肝肾得养,则根本得固,筋骨得濡,且肝肾同源,补肾既可益肝,滋肾阴也达到清络热的目的,故加上补益肝肾之熟地、仙灵脾。藤类、虫类药可搜风通络,直达病所,令“气血流畅,痹痛自己”。正如周老所云:“风邪深入骨骱,如油入面,非虫蚁搜剔不能为功。”

**4.4 痿证(肌萎),肌营养不良继发神经损伤案** 李馨,女,33岁。两上肢手臂肌肉萎缩乏力,右侧肩臂不能上抬,怕冷手凉,舌红偏暗,苔薄黄腻,脉细。脾肾亏虚为本,湿热瘀阻为标。处方:潞党参15g,炙黄芪60g,生白术15g,当归10g,生苡仁15g,葛根15g,片姜黄10g,鸡血藤20g,炙草5g,川断20g,桑寄生15g,千年健15g,炒苍术6g,制黄精10g,鬼箭羽15g,红花5g,炙桂枝5g,赤芍10g,炙蜈蚣3条,露蜂房10g,乌梢蛇10g,大熟地10g,鹿角片10g,仙灵脾10g,穿山龙25g,石楠藤20g,煅龙牡20g、25g,羌活10g,巴戟天10g,补骨脂10g。

**按** 用黄芪桂枝五物汤、桂枝龙牡汤、二妙丸、独活寄生汤等合方。《三因极一病证方论·五痿治法》:“诸痿当养阳明与冲脉”,痿证不仅有脾虚,《脾胃论》:“脾病则下流乘肾,土克水则骨乏无穷”。故以党参、白术、葛根健脾升清,特别重用黄芪益气,加川断、桑寄生、熟地、仙灵脾、巴戟天、鹿角片、补骨脂等祛风湿,止痹痛,强筋骨,益肝肾。《素问·生气通天论》:“温热不攘,大筋软短,小筋弛长”,故加苍术、苡仁

以化湿。又《诸病源候论·风身体手足不随候》:“而风邪在经络,搏于阳经,气行则迟,关机缓纵,故令身体手足不随也。”故加蜈蚣、露蜂房、乌梢蛇等熄风通络,提高疗效。

**4.5 肺癌案** 潘某,男,46岁。3月前劳累伤腰,不能站立,去当地医院CT检查发现左上肺肺癌,双肺多发转移,锁骨上窝及纵膈淋巴结转移,胸椎转移瘤。病理:腺癌。EGFR检查EXON19可见突变。至今已做4个疗程化疗,白细胞明显减少,目前自觉两侧肋肋痛、背痛,胸闷,稍有干咳,口干,疲劳乏力。苔中部腻罩黄,舌边尖红,质编暗。脉小滑兼数。痰瘀郁肺,络气不和,气阴两伤,化疗损正,癌毒走注。处方:南北沙参各12g,大麦冬10g,太子参12g,焦白术10g,茯苓10g,炙草3g,生苡仁15g,仙鹤草15g,猫爪草20g,山慈菇15g,制南星10g,炙僵蚕10g,旋复花5g(包煎),茜草根10g,泽漆20g,法半夏10g,陈皮6g,蛇舌草20g,半枝莲20g,鸡血藤15g,羊乳15g,肿节风20g,红豆杉10g,六曲10g,生蒲黄10g(包),砂仁3g(后下)。

**按** 癌毒痰瘀互结,气阴两伤,宜清补、平补,方选沙参麦冬汤、六君子汤清热养阴、益气化痰,防峻补反助热毒。生苡仁健脾祛湿,仙鹤草擅治脱力劳伤、久咳咯血,旋复花、茜草根、鸡血藤、生蒲黄行气活血通络止痛。猫爪草、山慈菇、制南星、炙僵蚕、泽漆、蛇舌草、半枝莲、鸡血藤、羊乳、肿节风、红豆杉等大队抗癌药物,清热解毒,化痰散结,但有一线之机,决不放弃消癥,攻邪即是扶正。

**4.6 肝癌案** 庄某,男,43岁。1

月前在上海查MRI示肝癌。术后,膈顶活动型灶,病理:肝右叶肝细胞癌,粗梁型,III级,小结节型肝硬化,慢性胆囊炎,已经做射频治疗,术后曾见肝区隐痛,目前自觉症状不多,稍有疲劳,食纳良好,二便正常,鼻唇面色暗红,舌质暗红,苔中部黄,块状腻斑,脉小滑,湿热瘀毒互结,肝脾两伤。处方:煅牡蛎30g(先煎),土鳖虫6g,莪术10g,山慈菇15g,制南星15g,炙僵蚕10g,蛇舌草25g,半枝莲25g,石打穿20g,龙葵20g,太子参12g,大麦冬10g,焦白术10g,茯苓10g,炙甘草3g,炙鸡金10g,八月扎12g,泽漆20g,北沙参10g,天冬10g,漏芦15g,生蒲黄10g(包),赤芍12g,丹皮10g,水牛角片15g(先煎),大生地15g,煅瓦楞20g,肿节风20g,茜草根10g,制香附10g,土茯苓30g,老鹳草20g,冬凌草20g,鱼腥草20g,三七粉4克(分吞)。

**按** 上方熔软坚散结、凉血化痰、化痰通络、疏肝理脾、清热祛湿、解毒抗癌、益气养阴、健脾助运诸治则于一炉,多药味、多治法、多环节标本兼治,综合调理,养正不留邪,消积不伤正,同时慎防邪从火化,阴精被灼。以调养为主,平补柔养,避免滋腻壅滞,不可一味填补。

**4.7 甲状腺乳头状癌案** 任某,女,43岁。5月前行甲状腺乳头状癌手术全切,现服甲状腺素片,舌面有烧灼感,手足冷如冰,肩臂凉,后背多汗,既往哮喘,过敏性鼻炎病史,月事尚调,大便多秘,苔黄薄腻,质红,脉沉细。肾虚肝旺,气阴两伤。处方:炙鳖甲15g(先煎),大生地12g,山萸肉10g,菟丝子10g,仙灵脾10g,天冬10g,玄参10g,枸杞子10g,鸡血

藤 15g, 当归 10g, 生黄芪 15g, 淡苡蓉 10g, 煅牡蛎 25g, 川石斛 10g, 黄柏 6g, 鬼箭羽 15g。

**按** 证属阴阳失调, 气血不和, 阳气不能外达。以阳生于阴, 当补阴以配阳。治宜滋肾养肝, 益气养阴。以二仙汤为主方。用药宜去刚用柔, 仙灵脾配生地, 有阴阳并调之妙。在大队滋阴补阳药中, 少佐一味黄柏, 温中有清, 寓“从治”之意, 并可监制温药刚燥之性。鳖甲、牡蛎潜阳, 并可软坚抗癌。

## 5 结语

虽不能“一日看尽长安花”,

但周老给我的教诲当受益终生。周老语重心长地告诉我们: 医道无穷, 道随悟入, 道随悟深。要想不断提高临床疗效、解决一些别人解决不了的疑难问题, 许多奥义, 着实需要下一番苦功夫用心去“悟”, 反复品味, 才能有所收获, 才能回味无穷。周老的《八十述怀》有“与时俱进, 业贵专精”、“老骥追风, 宿志永存”等句。周老的求变, 贯穿在他孜孜以求的对传统中医学的解构与重建的永恒探索之中, 而不变的是承前启后、春满杏林的精诚之志和学者本色。

## 参考文献

- [1] 董建华, 王永炎主编. 中国现代名中医医案精粹[M]. 第1集. 北京: 人民卫生出版社, 2010: 119-126.
- [2] 董建华, 王永炎主编. 中国现代名中医医案精粹[M]. 第3集. 北京: 人民卫生出版社, 2010: 375-384.
- [3] 周仲瑛. 常用脏腑病机词汇类证鉴别[J]. 江苏中医药(江苏医药中医分册), 1979, (1): 38-39.
- [4] 朱 垚, 周仲瑛. 周仲瑛教授“地震灾后防疫方”解析[J]. 中医药文化, 2010, (1): 40-41.
- [5] 龙明照, 金妙文, 周仲瑛, 马湖蕊. 通窍益脉汤治疗动脉硬化症的临床研究[J]. 云南中医中药杂志, 2000, 21(2): 15-16.

## 中医漫话

### “仙茅”古称婆罗门参

仙茅, 一名独茅, 又叫茅瓜子, 李时珍谓此药首载于北宋《开宝本草》, 是唐朝后期才从西域印度传入我国的外来药, 故《新修本草》无缘将其收入。实际上五代李珣的《海药本草》就有记载, 南唐筠州刺史王颜著《续传信方》时也收录了当时颇为盛行的仙茅方, 所以, 苏颂说“今江南呼为婆罗门参言其功补如人参也”。李珣《海药本草》曰: “仙茅生西域……主风, 补暖腰脚, 清安五脏, 强筋骨, 消食。久服轻身, 益颜色……叶似茅, 故曰仙茅。味辛平, 宣而复补, 无大毒, 有小热, 有小毒。主丈夫七伤, 明耳目, 益筋力, 填骨髓, 益阳不倦。”李珣已经把仙茅因何得名解释得再明白不过了。

如果没有“安史之乱”, 唐明皇肯定还要继续独享秘方; 如果没有婆罗门僧献方, 仙茅入药也不知要推迟多少年。但是, 任何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 仙茅虽好也有其弊, 李时珍已经认识到滥服仙茅的危害性, 于是谆谆告诫: “仙茅盖亦性热, 补三焦命门之药也。惟阳弱精寒、禀赋素怯者宜之。若体壮相火炽盛者服之, 反能动火。”也就是说, 临证应用必须把握其适应证, 辨证施药, 才不至于伤阴动火, 引发其他病证。为了进一步说明这个问题, 李时珍还引用了张杲《医说》的一个案例: “一人中仙茅毒, 舌胀出口, 渐大与肩齐。因以小刀瘳之, 随破随合, 瘳至百数, 始有血一点出, 曰可救矣。煮大黄、朴消与服, 以药掺之, 应时消缩。此皆火盛性淫之人过服之害也。”他还一针见血地指出, 中仙茅毒者, 大多是一些恣情纵欲的淫乱之徒, 借助仙茅之类以壮阳。

仙茅与淫羊藿一样, 是补肾壮阳的代表药物, 主治肾阳虚衰、阳痿不举、宫冷不孕, 以及风寒湿痹、肢体麻木、腰膝酸软诸证。虽然两药来自不同科属、出自不同年代, 但李时珍编《本草纲目》时却将二者一前一后排在了一起。因淫羊藿俗名仙灵脾, 故后世所谓“二仙”即指此两药。

现代临床治疗妇科疾病的上海经验方“二仙汤”, 就是以仙灵脾、仙茅为主组成的。经过长期临床实践证实, “二仙汤”有确切疗效, 现已在全国推广应用。

中药名中带“参”字者很多, 但有的根本没有补益作用。仙茅虽无“参”字, 却功补如人参, 古时曾被称作“婆罗门参”, 也是名副其实。